

南国学堂 萌周刊

04

童

南国都市报

2026年9月20日 星期日
责编/黄运敬 美编/孙春艳

平陆运河。(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)



2000多年了

我们为啥坚持挖运河？

在很久很久以前,也就是公元前486年,古人挖开了第一锹土,开通了邗沟。从那时候开始,中国大运河慢慢贯通南北,静静流淌了两千多年。

到了2026年,我们国家又传来好消息!新中国第一条可以连通江河、通向大海的运河——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建成通航了。

运河到底是什么?它只是用来跑船的河道吗?其实大运河藏着超多了不起的秘密。你知道金碧辉煌的故宫几乎都是从大运河上“漂”来的吗?故宫专用的金砖,每一块都有200多斤重,还有南方运来的珍贵木材、精美漆器、铜器等,数量多得数不清。如果没有大运河源源不断运送物资,就不会有如今气势恢宏的故宫建筑群。

很多同学可能会好奇:古人为什么一直坚持开挖运河,一挖就是两千多年?这和我们国家的地形有关系。我国地势西高东低,大大小小的河流,总体都是从西往东流的,没有天然的南北向大河。古时候南方和北方的交通、物资往来都特别不方便。而大运河刚好补上了这个空缺,把南北大地紧紧连接在了一起。

2014年,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了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我们所说的中国大运河,不只是一条河,它包含隋唐运河、京杭大运河、浙东运河,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、延续使用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,对国家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影响最深远的运河工程。

很多同学会问:现在的大运河是隋朝开挖的吗?早在公元605年,隋朝的工匠们就开始陆续开凿隋唐大运河。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,北边连通涿郡,南边直达余杭,全长2700多千米,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。

名扬世界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就生动描绘了大运河上船来船往、商贸热闹、城市繁荣的美好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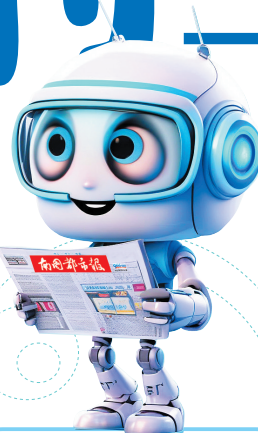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熟悉的京杭大运河,是从元朝开凿的。元朝把都城定在大都,也就是现在的北京。为了方便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,古人把原来的河道裁弯取直,新挖了两段河道,直接让运河航程缩短了一千多里。

俗话说“水往低处流”,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。但我国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,却打破了这个常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?工程师们修建了13级输水台阶、34座抽水泵站,层层接力、逐级抬升水流,总共把河水抬高了65米,硬生生把南方的清水,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缺水的北方。

从古至今,中华民族一直很会治水。我们不是和大自然对抗,而是顺着水流的规律,结合不同地方的地形特点,聪明地修建水利工程。顺应自然、造福百姓,这就是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的大智慧。

大运河从来不只是一条普通的河道。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治水智慧,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汗水与心血,也承载着新时代祖国发展的美好梦想。

(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/本报记者黄运敬、人工智能小AI共创)



小AI带你读新闻
周日见

小朋友们,读完这期萌新闻,你对中国大运河的历史,有了新认识吗?

欢迎来信分享你的思考,我们将择优刊发。老师、家长,如果有什么意见、建议,也欢迎来信。

猫科新物种“蒂尔卡约虎猫”。(新华社发)



100多年来首次 猫咪迎来全新物种

告诉大家一个超惊喜的科学新发现!科学家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,找到了一种从没被发现过的野猫。它属于虎猫家族,也是100多年来,人类第一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。

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,刊登在了美国《当代生物学》杂志上。这种可爱的小虎猫,住在安第斯山脉东边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里。它的个头比我们家里的宠物小猫还要小一点,身体长度大约46厘米,体重大约1.4公斤,特别小巧。它的皮毛是浅浅的棕色,身上布满了不规则的玫瑰花形状花纹,模样十分特别。

目前,科学家对这种小虎猫的了解还不算多。科学家能发现这个新物种的线索特别有限。一开始,只有野外监控摄像头拍下的少量画面,再加上两只被科学家亲眼观察到的小虎猫。其中一只小虎猫特别有趣,多年前被当地居民误当成普通家猫捡回了家,现在已经10岁了。科学家沿用当地人对它的称呼,给这个新物种取名为“蒂尔卡约虎猫”。

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虎猫。简单来说,虎猫是猫科动物里的一个小家族。科学家以前一直以为,这个家族里只有一种虎猫。但最近十几年,科学家通过基因研究发现,虎猫家族其实有好多不同的种类。这些虎猫长得特别像,光靠眼睛看外表,根本分不出谁是谁,这也是它们一直没被发现的原因。

为了揭开虎猫的秘密,研究团队收集了南美洲多个国家的38份虎猫基因样本,其中8份来自博物馆保存的虎猫标本。经过仔细研究,科学家终于有了重大发现:虎猫家族一共有5个独立的分支。而这次找到的蒂尔卡约虎猫,早在140万年前,就和其他虎猫分开,独自繁衍成长了。

科学家告诉我们,不同动物的基因差别越大,就说明它们变成独立物种的时间越早、越久远。可惜的是,虎猫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。目前,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把两种虎猫列为“易危”物种,意思是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变少,很容易濒临危险。

(据新华社/本报记者黄运敬、人工智能小AI共创)